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一  
八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九

已丑周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周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

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按此說左氏不載別見國語事頗誣怪以儀禮黃氏傳取

之今附其畧

十有四年魯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世本作微

公

履祥按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

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爲穆王。○外紀曰。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船進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大紀曰。王在位久。不能強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朱子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

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牙為大司徒伯冏為太僕正大紀係之三年若史

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

書君牙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

常司常云日月為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

恐陷穆王初即政憂危求助之切如此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膂乃舊服

無忝祖考膂呂通脊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奇舊服即謂篤忠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

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語益親切臣主蓋一體也弘敷五典式和民

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

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愚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貴於爾身之止。爾心之中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

乃寧。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暴身沾體之勞。冬而大寒。小民有裂面龜手之勞。故怨咨。蓋自傷其衣食之艱。

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小民之為艱難。

而為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

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雖云掌教。然土地人民之數。制其田

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

蓄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

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念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

告。皆其職也。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

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

光命追配于前人。不。大也。漢訓功烈。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漢曰烈。各指其盛言之。文武以漢啓

以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答揚其光命。

則足以追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主若曰。君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

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即乃祖乃父也。若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

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牙

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成康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罔

命篇曰。罔。古文作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

丕后。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欲寡其過。

篇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



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

克紹先烈。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

有位之士。以免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

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其惟吉士。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

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

用君子。以弼后德。而遠於愆也。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承上文以明得失之機。

乃君德所係。甚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懷諫妄

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

爲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

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

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

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

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斷。斷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縱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

吉。若時。稼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此皆其導

或以至巧進。或以賄進。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罔所當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貨飭其臣也。意其商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

于彛憲。此終篇首免憲之意。而欲躋之於文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卽位。春秋

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申誡

太僕國之政。作駉命。復寧。○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

君牙。閔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

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緒。罔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蓋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爲周之令王也。○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履祥按。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罔命之書。穆王中年自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忌陋。故資世家喬木之臣。處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

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爲。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罔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或曰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申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諛。若廸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後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罔命之書。真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罔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罔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始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紀年曰。

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憇。

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

十有七年。王西征。征徐戎。

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列子曰。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

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非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目眩心忘耳。浮屠善幻多技。蓋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敬之若神。居

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

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

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

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

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



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

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聞，惛疑，蹙

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化人之術，能使人心迷，人所言固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主觀穆王所感，與化

人不存，遂為所迷爾。此肆心周游之病根也。王大悅，不恤國

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

古華

騶而

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縢

古義

主車，則造父為御，商

音泰內字

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

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

巨蒐氏之國。

巨蒐，即禹貢渠搜。

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

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

漣，竹用反。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

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

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

爲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

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廼觀日之所入。行萬

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

數吾過乎。乃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畧同。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傳又多附會難信。今以其

未有自悔之辭。姑存之以備考論。○**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

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

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騶耳之駟。西巡狩。

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

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爲趙氏。○**昌黎韓氏曰。**周穆

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

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贅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

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今止取昌黎所叙。為稍詳密。

朱子曰。不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履祥**按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之說。史記泰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備矣。後世猶有謗書之說。謂或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果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誕。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謚。而傳為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謬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



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為周之賢王。亦不失為世之英主。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為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大紀係此年。

周語曰。穆王將征犬戎。注曰。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

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

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

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

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

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謂太

康廢稷之官。我先王不宮。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復務農。

堯封禪於鄒至不密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

其緒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

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

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辛紂名庶民弗忍欣戴武

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

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夏曰甸周曰畿此云甸服者古今通稱也故周襄王亦曰規方

千里以爲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白侯服至衛服皆賓服於王者夷蠻要服戎

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

王祭祀享貢王皆朝貢之名王則世一見者是所謂終王也日祭在甸服者供貢無時或時日貢之月

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

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

而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  
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  
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  
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  
終也。大畢伯仕犬戎之二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  
享征之。且觀之兵。犬戎於俗爲荒服。而於鎬京爲近。荒服者王。今穆王以地近責其享。其無  
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  
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